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

服用部十

簞

褥

臥具

襪

簞

說文曰簞竹席也

釋名曰簞簞也布之簞然正平

禮曰莞簞之安藁秸之尚

又曰父母舅姑之簞席枕几不傳

詩曰下莞上簞乃安斯寢

方言曰簞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筵曲自關而東謂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

一

簞其麤者謂之筵蔭行唐

以筵蔭直文而禮也

自關而東周楚魏之

間謂之倚伴自關而西謂之行唐

東觀漢記曰壽帝詔省桂弱平簞

又曰馬稜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

桃枝細簞

又曰尙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

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章以杖二

竹簞畫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與王忱齊名友善恭有六尺簞忱見

之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

曰吾平生無長物



江西汪石琴家藏本



六律圖



王隱晉書曰董永爲廣州刺史永子湓使工作象牙細篔
工患之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篔褥一具

蕭子顯齊書曰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篔等物

孫卿子曰輕暖平篔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席之上先莞篔尊之上先玄酒王貴之先木而

後末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花寢文篔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爲篔賜李夫人

又曰會稽獻竹篔供御世號爲流黃篔

諸葛亮轉教曰計一歲運用蓬旅篔千萬具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

二

庾翼與王書曰令致八尺丈二細桃枝篔十枝黃篔雙

文篔二枝領黃篔獨坐雙文篔一枝

王虞春可樂曰弱篔平端

潘岳悼亡詩曰辰轉涕枕席莞篔竟床空

左思吳都賦曰枕筴象篔韜於筒中

王鑿作篔賦曰楚篔陳於王房巴籍列於椒臺

褥

爾雅曰褥謂之茲

釋名曰褥人所坐褻褥也

又曰車中所坐用虎皮也

詩曰文茵暢轂驚我旗馬

漢書曰霍禹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繡茵憑黃金塗韋絮薦輪

東觀漢記曰祭遵有疾詔賜重茵

魏畧曰焦先生字孝然河東人也高尚不仕自作蝸牛廬淨掃其中榮木爲牀布褥其上天寒篝火以自灸

魏志曰太祖性節儉帳幃屏風壞則補納茵褥取溫無有緣飾

又曰王朗上疏曰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伍某少小常苦被褥泰溫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粗袍不致於至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人

三

吳錄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從李繡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人問其故母荅曰小兒無德客多貧故爲廣被大

齊書曰宗則高尚不仕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荀席

又曰褚彥回弟澄爲左戶尙書彥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豹坐褥

又曰柳慶遠爲儀同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太尉爲元景也

後魏書曰爾朱世隆將被誅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由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

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自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之記識

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令常和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生之術帝曰夜靜宜溫謝公出嘆之也

南越傳曰尉他臥象床錦茵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拜有八尺幃一重中褥一步輿褥一納妃有承床幃三

會稽後賢傳曰丁潭以光祿大夫還第詔賜床帳席褥

鄴中記曰石虎作褥長三丈用緣之

神異經曰北方有冰萬里厚百丈鼯鼠在水下土中其毛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

四

長八尺可以爲褥也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褥拾遺錄曰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壇孫國獻之

語林曰大將軍攻周侯至石頭坐南門石盤上將截之送

已褥與周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高茵重設

氊

說文曰毛可以爲氊

釋名曰氈旃也毛相著旃旃然也

韻集曰氈細蜀也

周禮春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

又曰掌皮供毳其爲氈以待邦國事漢書曰蘇武使匈奴絕不與食天與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裹咽之也

漢書曰王吉諫昌邑王遊獵曰夫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從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及殷周之盛其樂豈徒銜櫛之間也哉

又曰江都王女細君歌云遠適異國烏孫王穹廬爲室氈爲鄉

魏志曰李勝爲荊州刺史往辭太傅曹爽因察之太傅曰謬問勝曰并州有佳氈可致之勝出曰太傅耄無能爲也又曰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作橋以氈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

自裏推轉而下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氈床褥三具也晉書曰杜預子錫爲愍懷太子舍人屢直諫於太子太子患之置針於錫坐處氈中錫坐刺之血出

又曰戴記曰慕容熙后符氏卒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符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襪靴中有弊氈遂賜死二女叩頭求哀熙不許

齊書曰孔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倚見奐居處儉素乃卽以氈衣二具奐辭不受北齊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載於新城因傷被擒至何

陰見齊之襄寬舉止閑雅善於占對文襄甚實異之解
有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臥氊夜絕而出因得遁還

又曰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爾言
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眼中有鐵何可當也乃還至陘嶺
凍滑乃鋪氊以渡之

又曰碁攜佞巧能侯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
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攜別因辭攜故見敗氊弊被更遺
之錢物

廣志曰羗女人披大華氊以爲盛服

拾遺錄曰漢武帝以氊絺籍地惡輜之喧也

授神記曰太康中天下以氈爲陌頭及帶身袴口於是百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

六

姓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破也夫氈胡之產者也而今
天下以爲陌頭帶身袴口胡旣三制之矣

淮南子曰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爲布越人見毳不知
其可以爲氈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

說俗曰桓豹奴病勞冷無氈可臥橫車騎自撒已眠氈與
之

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內畧盡子敬
臥而不動偷遂登榻欲有所覓于敬因呼曰偷兒青石染
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否於是羣偷置物驚走
南傳曰調斯國有青石染氈絳染氈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荷氈被毳者難與道純錦之麗

陸雲詩曰冬坐比肩氈

臥具

風俗通曰扶風蘇不違父爲司隸李嵩所遷不違穿府比垣徑上廳事斫嵩臥具嵩一宿數遷

沈約宋書曰朱百年隱居山陰家素貧母以冬月無衣並無絮目此不衣錦帛嘗寒時就孔顛飲酒醉眠顛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臥具去體謂顛曰綿定甚温因流涕悲慟顛亦爲感傷

齊書曰謝眺常行還過候江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眺讀不倦眺嗟嘆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弁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

七

又曰劉孝綽與劉漑兄弟甚狎漑少孤宅近僧寺綽往漑宅適見黃臥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漑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

氈氍

通俗文曰識毛褥謂之氈毼

聲類曰氈氍毛席也

廣志曰氈氍氈織也近出南海古之稱北漢文氈氍非其所生

魏畧曰大秦國以預璽絲織成氈氍文出黃白黑綠氈氍周書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也其地出氈氍

吳時外國傳曰天竺國出細靡氈氍

陶侃別傳曰外國獻氍毹公舉之曰我還國當與牙共眠
牙名刺之字處靜是公孫庶小而後知以爲後嗣
南州異物志曰氍毹以羊毛雜羣獸之毛織鳥獸草木人
物雲氣作鸚鵡遠望軒若飛也

古樂府詩曰請客上北堂坐氍毹及氍毹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氍毹氍毹
諸葛亮集詔答曰行當離別以爲惆悵今至氍毹一以
達心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
八
通俗文曰氍毹細者謂之毳氍毹名氍毹施大床之前小榻
之上所以登而上床也

東觀漢記曰景丹率衆至廣阿光武出城外馬坐按氍毹
氍毹上設酒肉
魏畧曰大秦國以羊毛木皮野絲作之氍毹之屬有五色
九色氍毹其毛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

南史曰中天竺國出好裘氍毹
世說曰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未出正見鋪氍毹云
阿乞那得此合左右送向家郗出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
去趨無忤

異苑曰沙門有法存者生廣州善鑿術遂富有八尺氍毹
作百種形像又有沈香八尺板床太原王澹爲刺史大兒
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而籍焉法存後形見於府

內經曰王尋得疾亡邵之又喪

杜篤邊論曰匈奴請降絺毳罽毼帳幔氈裘積如丘山
班固與弟超書曰月支毳毼而小相雜但細好而已馬蠕
奏馬賢於軍中帳內施氍毹士卒飄於風雪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

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

服用部十一

薦席

說文曰薦藉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純繡

又曰篋竹蓆也

又曰蒨蒲薦也可以為薦

釋名曰薦所以白薦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蓆釋
也可卷可釋也

書曰黼閒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
底席綴純文具仍几東序西嚮敷重席畫純雕玉仍几西
序南嚮敷重荀席玄紛純漆仍几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

一

詩邶栢舟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席雖平尚可卷

禮記曲禮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而以四人為席

為人子者

坐不中席

又曰有憂者側席而坐

側猶特也

有喪者專席而坐侍坐於尊

所敬無餘席

必盡其近者尊之端為其後來也

又曰姑姊妹女子子既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

同器而食

又曰奉席如橋

居廟切

衡請揖何嚮請在何趾席南嚮北嚮

以西方為上東嚮西嚮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講
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

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檀弓下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臣也貧無蓋與之席

傳曰大輅越

音活

席昭其儉也

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席

周禮天官玉府曰玉府掌王之祗席

又春官曰司几筵掌五席大朝覲饗射凡封國命諸侯主位設黼屨屨前南鄉設筵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竹席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句役則設熊席凡喪事設革席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所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爾不可忘後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

二

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所代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史記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

又曰任安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北兩人過平陽至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時二子拔刀斷席而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又曰陳平以弊蓆爲門

漢書曰文帝以莞蒲爲席

又曰元帝病史丹以親密侍疾上獨寢直入臥內頓首伏

青蒲蓆上

後漢書曰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

中更始羞忤俯首刮席不可視

又曰來歙征隗囂徑至洛陽隗囂守將固保其城囂乃悉兵圍洛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爲兵上自將上隴囂衆潰上隴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上

又曰鄧訓於闐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假以溫色

又曰趙丙有術曾至渡頭求舡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將風乃過

又曰李恂遷武威太守坐事逸織席自給

東觀漢記曰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

三

又曰王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黃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

又曰張禹爲太傅尚書鄧太后以廢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前不得就席今與諸儒難說上善而從之後正旦朝

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結義有不通輒專其席以益通者
憑重五十席京師議曰解經不窘戴侍中

又曰殷亮爲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便重入
九席帝曰學不當如是也

又曰許敬字鴻卿其鄉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
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又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爲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
曰君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席耶惇以善席與妻自坐敗
席

又曰衛良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無完席賓客省
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

四

典畧曰袁尙袁熙奔遼東公孫康先置精勇於廐中請熙
尙熙尙入乃縛之坐於凍地尙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
里何席之爲

蜀志曰先主少孤母販履織席爲業

晉書曰王渾爲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行親友過侃宿時大雪無草侃母

湛撤床雜蔣手到給客牛馬

晉陽春秋
云蔣薦也

晉中興書曰王敦死襄以席塗以蜡埋齊中

晉建武起居注曰立敬后廟薦蓆不用緣

晉前燕書曰高祖虜黨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
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

宋書曰林邑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簪
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爲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爲
名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劉禎爲御史中丞奏風聞廣州刺史
韋朗於州部作白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郎官

吳均齊春秋曰劉璉字璈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
陽內見一女子容質甚麗矜眄之璉固抽坐席懸車中以
隔絕之其正如此

唐書曰代宗時晉州男子郇模以麻瓣髮持竹筐葦席哭
於東市以三十字論時政每條一事上卽召見

又曰玄宗子潁王璩爲劍南節度使玄宗將幸蜀遣璩先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

五

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船見以綵緣席而籍者顧曰此可以
爲寢處奈何賤之令撤去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人坐文綺之席衣以紈綺之衣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衡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祗
席之上

漢官儀曰天子登紫壇紺席除地用六彩席六重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
民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屬有竈是以
不寒

莊子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瞀人合堂同
席而坐也

魯連子曰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爲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列子曰楊朱南之沛之梁而過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夫太白若辱盛德如不足楊朱曰聞命矣其往也舍者避席其來也煬者與之爭竈席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戎葭而席公不悅曰子猶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戶不席二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大夫皆席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宴子曰夫鋪薦陳蓋簋者人臣不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曰鋪薦蕭陳蓋簋者人臣不敢與焉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

六

范子計然曰六尺蘭席出河東上價七十蒲蓆出三輔上價百

子思子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頭必戴之履雖善足必履之金車如此其泰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也

又曰衛嗣公昔有人於縣合左右縣合發禱而席弊嗣公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禱而席弊其賜汝席縣合大驚以君爲神

又曰孟獻伯相魯不坐重席

又曰禹爲蔣席頗緣此彌侈也而國不服者三十三人殷

作茵席彫文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又曰文公至河令席裯捐之咎犯聞之曰蓆蓐所臥也而君捐之臣不勝其哀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經及後踐蒲蒻復筵方薦草緣者也

又曰古者大夫複薦草緣蒲平箠篔今當富者繡茵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爲席曰西王母席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花經席一領

山海經曰鵲山至箕尾山其人皆鳥身龍首祠之用白蒲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

七

爲席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設綠熊席毛皆長一尺餘眠而擁毛目蔽望之者不能見也坐則沒漆中其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又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迴風席

漢武帝內傳曰帝齊於尋真臺紫羅薦地夜二更後西王母至也

王子年拾遺錄曰軒皇使百辟羣臣受教者先列珪玉於

蘭蒲席上

又曰葉葉草高五尺葉色如紺葉形如半月之勢亦曰半

月花草無實其實溫柔可以爲席

又曰方丈山有草名濡 葉色如紺莖色漆細軟可繫海人織以爲薦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列丈

又曰崑崙山有葭紅也可編爲席温柔如毳毛焉

又曰瀛州南有金鬘之館有青瑤几覆以雲紈之素席用香水柔莞

又曰岱輿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則蕉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爲席方冬彌温以枝相磨則火出矣

又曰穆王時西王母來敷蒲之席黃莞之薦莞色若金

又曰燕昭王設麟文席麟文者錯雜寶飾席爲雲霞麟鳳之狀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

八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設象牙席

異苑曰庾實妻毛氏五月西暴薦蕭忽見其三歲女在席上臥驚怛便滅女真形在別牀如故不旬日而夭世傳仲夏忌移牀

搜神記曰羅威字行德性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温席而後授其處

鄴中記曰石虎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以五彩縷編蒲皮緣之錦

范注荊州記曰安城郡合屬江州出桃枝席

成公與內傳曰登白鹿延成君爲敷魚鬚之席

文士傳曰張儼宋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宋據問三

人才名告爲賦然後乃坐純曰席爲冬設簞爲夏施掛讓而坐君子攸友

皇甫謐高士傳曰嚴若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往曰無車糧仲卽爲具車馬糧米君平曰吾病有餘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

又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枝木爲床薦艾爲蓆益部耆舊傳曰張克爲州治中從事刺史每自坐高牀爲從事設簞席於地

鍾琬良吏傳曰吳隱之字處默鄆城人也轉廣州刺史返

太平御覽

卷之百九

九

舟之曰唯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藉以蓬爲屏風會稽先賢傳曰董昆字文通爲太農帑坐無完席

盧毓冀州論曰常山爲林火陸爲澤兼葭蒲葦雲母御席地產不爲無珍也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茅葭爲席常隨祀柳之陰

會稽典錄曰陸修宇奉遷爲豫章太守廳事薦編至絕不改以羣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贄數詣問乃待以殊禮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嘗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歆發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楚辭曰瑤席兮玉璜

楊雄甘泉賦云靡薜荔以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
魏劉禎清虛賦曰布玳瑁之席設螭螭之筵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

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

服用部十二

几

案

杖

几

釋名曰几度也所以度物也

書顧命曰王乃洮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疾發大命臨羣臣必奔戒沐

浴今病疾故但洮水頹面扶相也被以冠冕憑玉几以由命

易渙卦九二曰渙奔其几悔亡象曰渙奔其几得願承

也

詩行葦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國禮春官曰司几筵掌九几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

一

侯王設左右王凡祀先王布席亦如之諸祀祭右彫几筵

國賓來牖前亦如之左彫几

國賓老臣也

甸役則右漆几凡喪

事右素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又曰獻几杖者執拂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

謝去君也不得謝君留之也

則必賜之

几杖

又曰乘車必以几

又曰龜筮几杖不去公門

龜筮問事之吉凶几杖嫌自長也

又月令曰八月之節衰老授几杖

又內則曰父母舅姑坐御者舉几歛席

又曰始死綴足用燕几

國語曰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正請於荀瑩曰水潦

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也班還智伯怒智伯投之以几偃正

又曰蔞咎疆曰晉侯務行禮不求恥人几設而不倚爵盈

而不飲禮之至也

國語楚語曰左使倚相曰倚几有訓誦之戒訓誦上所誦之諫書之於

几

漢書曰吳王稱疾不朝驗問不實及後使人為秋請春曰

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上復責問吳使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

張宴曰喻人君不當見臣下之私也於是天子賜吳王几杖

又曰朱傳遷瑯琊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奮髯抵几曰觀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

二

齊兒欲以為俗耶因皆斥罷諸吏

續漢書曰魏文帝賜楊彪几杖以彰舊德

東觀漢書曰黃香為尚書郎以香父尚在賜臥几靈壽杖

又曰上初即位先訪求賢茂詔曰前密令卓茂名冠天下

當受天下重賞令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賜几杖

魏志曰太祖為司空丞相毛玠為東曹掾太祖平柳城頒

所獲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以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

賜古人之物

又曰呂布遣陳登至太祖求徐州牧登因陳布勇而無謀

宜早誅之太祖始悅及登還布拔戟斫几責之

晉書曰劉毅仲雄以太康六年卒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

不得生作三公卽贈儀同三司

又曰魏舒以年老稱疾遜位詔賜几杖并錢百萬床帳簞褥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嘗往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之門生驚懊累日

宋書曰沈麟士字雲禎隱居篤學恒憑素几鼓素琴

吳均齊春秋曰孔靈產爲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肯不仕太祖以白麀毛扇素几遺之曰以君有古人風故賜卿古人之物也

陳書曰王冲爲太子少傅武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卽位益加尊大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

三

賜之以几
後魏書曰咸陽王億謀逆被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

孟子曰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晝齊邑也齊人欲爲君留孟子行孟子不應隱几而臥也

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

梯謂憑也

漢舊儀曰天子用玉几

拾遺錄曰瀛州南有金巒之觀中藏寶几覆以雲統之素

漢武帝內傳曰帝受西黃母五岳真經盛以黃金几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綿錦其上謂之綿几公侯皆以木爲几冬則以細罽爲囊憑之不得加綿錦之飾於几案

會稽典錄曰葛仙公憑白桐几學數十年白日登仙几化爲白虎三脚兩頭往往人見之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語林曰任元褒爲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孫入語任曰吏几對客爲不禮任便椎之吏答云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值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孤鵠蟠膝曲木抱腰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

四

姚信士語曰馬援憑几而見梁竇子弟文舉坐榻而受徐文高拜

戴勝竹林七賢論曰魏朝封文王固讓公卿皆當喻旨司空鄭冲等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宿扶而起書几板爲文無所治定乃寫符信

鄴中記曰石虎御坐几悉漆彫畫皆爲五色花也

南岳記曰衡山有石室內有石牀石几
異苑曰歷陽石秀之歎有一人著平市袴褶語秀云聞君巧侔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政能造數旬而殯氏石猶存劉作几有名遂以致斃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水出百丈臺其內有金几雕文備

制上有百味之食

李尤几銘敘曰昔帝軒轅仁智恕事之有關作几之法
張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設而倚作器此成於彼也

案

說文曰撰

似案切

圓案也

方言曰陳楚宋魏謂案爲寫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曰臣故事項
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
巨闕之斂臣皆內愧於心

史記曰高祖過趙趙王張敖目持案進食甚恭上箕踞罵
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

五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有過不諍讓爲便坐對案不食
又曰賈禹奏曰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朱博爲廉儉自微賤至富貴不食重味案上不過三
杯酒

又曰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奉事輒怒
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魏霸延平元年仕爲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爲娶妻
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耶
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內跪曰不敢相屈而妻慙求去

又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友每相與談論輒屏案不食

又曰梁鴻常賃舂每歸妻爲且舉案齊眉

又曰蔡彤素清儉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賜錢百萬下
至杯案食物並無大小重沓

南史曰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晉便
以付庫

梁書曰郭祖清儉素木案食不過一肉

漢舊儀曰丈二旋案以陳三十肉九穀飲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妃初拜有漆金渡足奏案一枚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鏤帶漆畫案一枚

江表傳曰曹公平荆州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

瑜魯肅陳距北之計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

迎北軍與此同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爲七寶床雜寶案於桂宮中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是山精常

令在案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否

廣陵傳曰吳戒字季齊姓剛直同業生陳外爲賊戒見之

外爲設食戒曰汝已爲賊奈何爲設食因舉案投江中令

其撒餽

神仙傳曰吳興人沈羲爲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以金

案玉杯藥賜羲曰此神仙丹不死之藥

鄴中記曰石虎以宮人爲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

燕丹子曰太子常與荆軻同案而食

鹽鐵論曰文杯畫案婢妾衣統履繇所謂以亂治亂也
潛夫論曰前羞始叛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蒙兵或負
板案以類楯誠易戰耳

異苑曰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案置石書二卷

夢書曰夢見杯案賓客到也多客大案少客小案也

陸雲與兄機書曰案行曹公器物有奏案五枚又作欵枕
以臥視書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李尤書案銘曰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卷奏記通達詔刺
尊上蒼下道合仁義

梁簡文帝案銘曰刻香鏤木織銀卷足漆花曜紫畫製舒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

七

綠怪席知平入雕非曲廝質錦帳承芳綺褥披古道今察
姦糾俗

杖

說文曰杖丈也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杖之銘曰惡乎失道於嗜欲相忘於

富貴

周禮秋官上曰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咸讀曰函老臣

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具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換之

軍旅授有爵者杖以杖尊

者將軍杖鉞 共王之齒杖 王者所以賜皆老之杖

禮記曰獻杖者執末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外歌曰太山

其類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余之無罪也會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而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又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傳曰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闔奪之杖而敲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

八

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又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

史記曰張騫云前人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賈人市之身毒在大夏之東南可數千里續漢禮儀曰三公五更杖玉杖

又曰季秋之月按戶比民年七十者老授之以玉杖八十禮有加玉杖長九尺竭爲飭鳩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

魏志曰文帝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之几杖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耆褒崇耆老也昔孔光卓

茂並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某公延年杖及憑几

又曰周宣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謂曰八月一日曹公常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宣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日黃巾賊必滅至時賊果滅

吳書曰全綜年高賜以復杖

晉書曰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山濤又以其母年老并贈藜杖一枚

又曰阮宣子出行常以百錢挂杖頭每至酒家轍醉而歸後魏書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朝杖直杖以出入

莊子曰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杖藜應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

九

之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走大澤未至道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廣志曰九真出靈壽杖

呂氏春秋曰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持杖而揖之問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倚之問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

陸賈新語曰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聖賢以爲杖也

新序曰昌邑王徵爲天子到營陽置積竹數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喪當柱竹杖風俗通曰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間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拾遺錄曰老子當周之末居山與世人絕迹唯有黃髮皓叟五人手扶青節之杖出入室中與老子談

又曰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富有寶庫十間竺常賑生恤死家馬廐勞有古冢夜聞泣聲尋之見婦訴云漢末爲赤眉所害剖棺見剝乞更深埋并乞弊衣白掩竺從其言後歷一年復見前婦云君財寶可文一世應遭火厄今以青廬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棺之惠竺挾杖而歸后鄰家常太平御覽

卷一百十

十

見竺家有一青氣如龍蛇之形又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孤君德故來禳却此災使君財物不盡旬曰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數十來撲火又有氣如雲覆火上卽滅

又曰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扣閣而進向閣中獨坐頌書老人乃吹杖端火出具以照向且說開闢以來向因受五鴻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向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荅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姓有博舉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者天地圖之書今略授子焉至向子歆

從授術亦不語人焉

漢武內傳曰帝先有玉箱杖是西王母所獻帝甚愛之崩後故以入槨其年人有於扶風郿市中買得者帝時左右侍人識之告有司詰問云于市中見一人賣之實不知賣杖主名也

神仙傳曰費長房欲求道而顧家壺公乃斷一青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以爲縊死大驚號遂殮壺之長房立其傍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是房房曰往日所莖竹耳發冢視杖猶存

又曰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以之騎比當至家以杖投葛陂中長房騎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顧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 十一 之乃青龍也

又曰介象令人騎青竹自吳往蜀

劉根別傳曰孝武皇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攜曰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絕久乃蘇息武帝使問之所行何等女子不荅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劉向別傳曰有麒麟角杖

塔寺記曰謝尚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見塔寺可禳未暇立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疑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卽回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子遺

三石僞事曰佛澄死以澄生所服金杖銀鉢內置棺中經

後再暮開棺視之不見體唯見杖鉢

武當山記曰山有石室有板床銅杖長七尺

交州記曰合浦圍州有石室其裏一石如鼓形見榴木杖倚著石壁採珠人常致祭焉

魏文典論曰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共食飲宿間展有手臂曉五兵余與論斂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爲杖下殿交三中其臂

談藪曰後魏河間邢巒字山賓遷殿中御史嘗有疾策山桃杖帝問此何杖答曰巨原杖太武諱壽故言焉

法顯記曰那端國有佛錫杖牛頭觸槽上長丈六七許以筒盛之百千人舉不能移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

七

又曰祇垣精舍西北四里有榛林名曰得眼木有五百盲人佛爲說法盡得眼開盲人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成榛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縣有漢監匠陳憐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婦懷身憐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憐乘龍至家輒化成青竹杖憐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法去須臾光彩滿堂俄爾飛去憐失杖乃御雙鵠還

搜神記曰漢文帝嘗過魯沙干步于柱金杖出應問

列異傳曰陳畱史均字威明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以我杖堅土瘞若拔出我得復生及死埋杖如其言七日往觀杖果拔卽掘出之便平復如故

神異記曰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越職聞官亭廟驗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以還廟撫捶鐵以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往宮亭送杖於廟中訖卽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便投杖水中當送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部衆取杖看之見鐵幹乃置之湖中杖浮水上其疾如飛遙到敏舫前敏舟遂覆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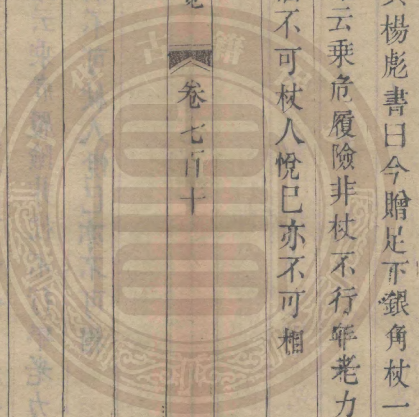
漢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銀角杖一枚

崔瑗杖銘云乘危履險非杖不行年老力端非杖不强諸蔗雖美酒不可杖人悅已亦不可相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

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一

服用部十三

箱 巾箱 笥 笈 火籠

箱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馬齒呈箱事四枚

漢武帝內傳曰帝崩時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至延康二年河東宮曹李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日月是武帝時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涕泣曰此是帝崩時殯殮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安令如故

晉陸雲與兄機書一日行曹公器物有書箱五枚思兄誠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一

一

彥高書箱甚似之

巾箱

漢武內傳曰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書王母曰此五岳真形圖昨青城諸仙就我求今當付之

宋書曰元凶劭弑逆南陽公主見女巫嚴道育云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素青可愛因是巫蠱而敗

齊書曰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各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待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典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易於檢閱且一經手寫則求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自此

始也

世說曰威法齊者養與人其兒年二十得病經年有神來語言牀席不淨神何處得坐曰有漆巾箱甚淨神何不入中因內新果於箱中覺有聲以箱蓋覆之於是便聞箱中動搖卽以衣傳之可以五升米重而兒病愈

異苑曰晉孝武太元未每聞手中箱中有鼓吹鞞等之音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筭

說文曰簞筭飯及衣之器也

尚書曰惟衣裳在筭

東觀漢記曰上問第五倫卿爲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筭餅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一

二

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筭探口中餅出之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此語

東觀漢記曰上聞王郎將軍至復驚去馮冀進筭麥飯一肩

續漢書曰世祖微時繫南鳴市吏以一筭飯與之

吳越春秋曰越以文筭七枚獻吳王

西京雜記曰宣帝以虎魄筭盛瑋瑁寶鏡

風俗通曰孝靈帝建寧中京帥長者皆以葦方筭爲粧且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筭郡國獻篋也今珍用天下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後黨錮皆讞廷尉人名悉入葦方筭中斯

爲驗矣

張衡筭綬銘曰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綬筭傳世用之更治筭平子爲德主簿故爲之銘也

筭

說文作扱曰筭驢上負也

風俗記曰筭學士所以負箱如冠藉箱也

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孺子公車五徵皆不降志其有喪負筭赴弔行五里也

又曰袁闕字夏甫汝南人也博覽羣書負筭尋師變姓易名

又曰高弘字伯武河內山陽人爲瑯琊相到官自負筭卑步入界聽採風俗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一

三

又曰蘇童字士成北海人負筭追師不遠萬里

又曰方諸字聖明負筭到三輔無術不覽

又曰郎宗負筭賣卜給食諸公表上博士徵宗宗負筭遁去

李固傳曰固父爲三公而固步行負筭千里從師

拾遺錄曰漢惠帝時有仙人韓稚東至沈雜國遇其父同室負筭而問其年幾何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語武帝曰阿母令以瓊筭妙蘊發紫臺之文賜汝

火籠

方言曰南楚江沔之間籠謂之勞或謂之陳楚宋魏之

閒謂之曹君今薰籠是也

齊書曰卞彬性飲酒火籠什物多諸譎異自稱卞田居
又曰范述曾爲永嘉太守有善政徵爲遊擊將軍羣故舊
送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銅皮火籠十餘枚而已
梁書曰臨賀王正德爲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
常怏怏後奔魏初去之始爲詩一絕內火籠曰楨幹屈曲
盡闌麝氣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完朝

修復山陵故事曰當梓宮人中有象牙火籠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薰籠二條被薰籠三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以象牙爲籠上皆散花文後宮則
五色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一

四

劉向別傳曰淮南王有薰籠賦

齊謝朓詠作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水粲成玉因炎入
豹袖懷溫奉芳蓐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

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雪織剖復
分織作迴風葛製爲縈綺文含芳出珠被耀綠接相裙徒
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

服用部十四

熨斗

澡盤

澡灌

伏虎

熨斗

通俗文曰火斗曰熨

帝王世記曰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

不能勝輒爛手與姐已為戲笑

魏末傳曰優人欲使幼帝取大將軍昭昌熨斗柄帝不敢

發

晉書曰韓康伯年數歲母殷氏以時大寒方為大袴令康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二

一

作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袴康伯曰火在斗中

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不亦當煖

又張蕪別傳曰蕪小時母謂其寒且作袴蕪曰且作袴如

熨斗著火柄亦熱

隋書曰尉遲迥反於鄴時李穆在并州高祖獻盧其為迥

所誘遣使往布腹心穆遽奉熨斗於高祖曰願以此熨安

天下也高祖大悅

三輔故事曰董卓壞銅人十枚為小錢熨斗

淮南子曰糟丘生於象著炮烙始於熨斗

許順曰執斗熨手也燭人手遂

作炮烙之形也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斗三枚

魏武帝集曰上勝所得順帝賜物銅熨斗二枚

澡盤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澡盤也

杜預奏事曰澡盤熨斗民間要用

士說曰大將軍王 至石崇家如廁還有數十婢曳羅縠擊金澡盆盛水琉璃盛澡豆因令著水調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大笑也

述征記云長安逍遙宮門裏有澡盆面徑丈二也

異苑曰中朝有人畜銅澡盆旦夕恒鳴張華曰與洛中宮商相諧故聲相應鑿之乃止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一

二

傅玄澡盆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服不可塵也

澡灌

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軍敗帝渴帳下齋五升銅灌就民家取水就灌飲之

齊書曰劉俊少與齊武帝欵好帝至俊宅晝臥覺俊自奉金澡灌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金塗澡灌一枚青絲三合繩一枚長二丈五尺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澡灌二枚

西域諸國志曰月支國有佛灌澡受二升許青石銘羅勒

色碧玉班受水無定隨其多少

遠惠王師澡灌銘序曰得磨羅勒石澡灌一枚故以此銘
荅之

伏虎

周禮天官曰太尉掌王燕衣服凡褻器

鄭可農云褻
弱器虎子也

春秋後語曰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大敗智伯軍殺
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

史記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

魏略曰蘇則爲侍中舊侍中親省起居故俗因謂執虎子
灼蘇則同喜戊恬茂後見則嘲之曰士宦不已執虎子

錄異傳曰吳時嘉興倪彥思忽見鬼魅入其家能與人語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一

三

飲食如人唯不見形彥思乃延道士逐之酒餽旣設道士
便擊鼓召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坐吹作角聲以亂音頃
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
馬融遺令曰穴中不得下銅虎况他銅物

服用部十五

匣

匱

厨

匣

說文曰匣匱也

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匣

拾遺錄曰含塗國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之能言雞犬豕死者以玉爲匣埋海上其主遊戲海上於地中聞犬豕雞之聲主者猶識掘而取還養如昔焉唯毛羽之禿落久更悅奕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銀鏤漆匣四枚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三

一

古歌曰流塵生玉匣

匱

說文曰匱櫝也櫝也

論語子罕云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

論語季氏曰龜玉毀於匣中

左傳曰昭王七年傳曰燕人歸燕姬以謠甕玉匱

國語曰夏之衰也喪之神化爲二龍而言曰余喪之二君也夏后布弊而策告之龍而殽在櫝藏之亡

王隱晉書曰甘卓家金匱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師言金匱將離是以悲鳴尋而將軍周慮等承望敦意害卓

唐書曰王伾不劣闡葦不能如叔父有大志唯務金帛寶

玩爲無門大門置上開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寢止其上
韓子曰楚人賣其珠於鄭人者爲木蘭之櫝薰衣柱椒綴
以珠玉飾以玫瑰緝以珍翠鄭人賣櫝而還珠此未可謂
善鬻珠也

李尤置匣銘曰國有都邑家有匣置貨賄之用我之利器

厨

魏畧曰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常隨青牛先生先生字正方
曉知星歷風角鳥情累得其術有婦無子後亦喪婦獨居
道側以塼爲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

晉陽秋曰顧愷之尤好丹青嘗以一厨盡寄桓玄悉糊題
其前玄乃發厨後而取之封題如舊以還之愷之見封題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三

二

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猶人登仙也

沈約宋書曰收范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
毋住上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

齊書曰衡陽王鈞母區貴人卒鈞哀毀甚先是貴人花釵
厨子鈞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禮再拜
哽咽見者皆爲之悲

又曰陸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二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
竟不成玉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南史記曰謝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上厨書須劉領軍至
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

拾遺錄曰郭况家富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厨

金畜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拜有恒書厨一梓書厨一

范 敬曰藉官之大信而比散在衆曹此不可也可合作
十五厨籍一縣一厨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三

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三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四

服用部十六

梳篋

刷

鐸

鑿

剔齒籤

梳篋

說文曰櫛梳栉名也

釋名曰梳言其齒疏也

禮記曲禮上曰男女不同中櫛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四

又玉藻曰櫛用桺櫛髮晞用象櫛

左傳僖公中曰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固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漢書曰孝文帝遺匈奴襦袍梳鏡各一也

續漢書曰季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引進之篤聞爲書止文德曰吾嘗昧爽櫛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慎勿迷其本棄其性也

魏志曰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古之輅先說鷄子從道蚤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爲栻耳

修後山陵故事曰梓宮物用象牙五枚后梓宮物用象牙六枚瑋瑁梳六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瑋瑁梳三枚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興安縣東邊有平石其上有櫛履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溪脫履墜櫛於此

崔寔政論曰無賞罰而欲世之治是猶不畜梳枇而欲髮之理也

物理論曰威行法明漏吞舟之魚法不明則類於細櫛細

櫛則苛慝生也

夢書曰夢疏枇爲憂解也風盡去百病愈也

傅咸賦櫛敘曰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四

二

徐岑詩曰思見君巾櫛以彌我勞慙

蔡邕女誡曰用櫛則思其心理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瑋瑁梳一枚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梳枇者在然

四愁詩曰美人遺我旃檀梳

晉傅咸櫛賦曰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恥

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己苟以理而委任斯竭力以

沒齒

刷

說文曰荔草似蒲而小根可作刷

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

釋名曰刷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猪獠刷

嵇康養生論曰勁刷理髮僅乃得之

陸雲與兄机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刷處尙識

鐻

釋名曰鐻攝也攝髮也

通俗文曰披減髮鬚謂之鐻

說文曰作箭曰箭箱也

語林曰卷縣令施安置鐻令郭璞射之璞曰此是鏡物有兩歧

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餉沈熙光銅鐻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四

三

修復山陵故事曰梓宮中用鉄鏤鐻五枚

臨海水士記曰鐻魚長七寸頭如鐻

齊書曰高祖令左右拔白髮隆王昌高祖之孫年五歲戲

於牀前帝曰兒言我是誰荅曰太翁也豈有爲人會祖拔

白髮乎卽擲去鐻

鰐

說文曰鰐角銳端可以解結

毛詩淇澳曰芟蘭之支童子佩鰐

禮記內則曰子事父母左佩小鰐金金遂右佩大鰐木遂

剔齒籤

陸雲與兄机書曰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齒籤金以一枚

倚足勝說參集小百十四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四

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四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五

服用部一十七

宋王步搖假髻髮

釋名曰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於首上有垂珠步前也

周禮曰王后首飾為副所以副首為飾若今步搖也

續漢書服輿志曰皇后入廟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

桂枝相糺八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賜馮貴人赤綬以未有步搖環佩各

如賜一具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一十五

一

晉書曰慕容廆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以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薺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之乃歛髮襲冠諸步回呼之為步

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

江表傳曰孫皓使尙方以金作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

著以相撲朝成夕輒命更作

晉令曰步搖蔽髻皆以禁物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上遺黃金步搖

宋王風賦曰王人之女垂珠步搖

梁沈靜妻沈氏步搖花詩曰珠花縈翡翠寶葉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為花如自生低枝拂衣領微步動瑤英

假髻

周禮曰追師掌王后首服爲副

鄭玄云副婦人首飾三輔謂之假髻

東觀漢記曰童帝詔東平王蒼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先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晉中興書曰徵祥說曰太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假髻以爲盛飾用髮豐多不可行戴乃先於籠上扶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人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髮後孫思桓立之亂死者萬計被戮之家多亡頭首至大欽皆以繩縛菰草爲頭假髻是之應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五

二

管令曰士卒百工都得著假髻

髮

釋名曰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

詩曰鬢髮如雲不屑髻也

傳曰衛莊公見城州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髻後爲己氏所殺也

吳志曰薛綜上事云漢氏朱崖叛以長吏覩其人好髮髡取爲髮故百姓怨叛

南越志曰聞安縣出頭髮

異苑曰琅瑯費縣民家恒患失物作繩彊施穿巷因繫得

一髮長三尺許後不復失物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五

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五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六

服用部一十八

手巾

絮巾

手巾

漢名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閔太后憐之閔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閔泣

英雄記曰在尊者前宜各具一手中不宜借人巾用

江表傳曰孫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涕泣交橫權慰勞與語使親近手巾拭其面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百濟白手巾也

廣志曰交州以火澣布爲手巾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一十六

一

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患爲三公率爾私行廵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挿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名山畧記曰鬱州迨祭酒徐誕常以治病爲事有吳人姓夏侯來師誕忽暴病死終冬涉春有長沙門從北來於道中見夏侯云被崑崙召不得辭帥寄手巾爲信誕得手巾乃本所送入棺者

志怪曰會稽人吳詳見一女子溪邊洗脚呼詳共宿明日別去女贈詳以紫巾荅以白布手巾

神仙服食經曰伏苓如拳者著手巾中百鬼消滅

秦嘉婦與書曰今秦越布手巾二枚

漢書儀曰皇后親蠶絲絮織室作祭服皇后得以作絮巾
魏畧曰趙岐避難至北海著絮巾市賣餅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田以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月皆綸巾
博物志曰蜀人以絮巾爲帽絮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六

一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六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六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七

服用部十九

鏡 鏡臺

奩 盒

鏡

釋名曰鏡景也有光景也

廣雅曰鑿謂之鏡

玄中記曰尹壽作鏡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鏡之銘曰見爾前必慮爾後

尚書帝命期曰桀失其玉鏡用之噬虎

尚書考靈耀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七

詩邶柏舟曰我心匪鑿不可以茹

漢書東方朔傳曰郭舍人四銖榴文章皆有組素之兩人

相見朔能知之爲上客朔曰此玉之寶石之精素如日月

裏如衆星兩人相覩相見知情此爲鏡

魏畧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

俱爲將軍軍中號惇惡目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發輒撲

鏡着地

蜀志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

于地

沈約宋書曰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

佛乃披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勝

又曰殷仲文在東陽照鏡而不見其頭而旬日而戮

又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甘卓將被誅引鏡不見其頭

又曰慕容垂攻鄴符丕遣其從弟龍請救乃遣謝玄青銅

鏡黃金宛轉繩等以爲之信

齊書曰慕容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

如此何患三公不至

又曰陸慧曉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珍慧曉心如照鏡

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梁書曰王珍國武帝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

朱雀門爲王茂所敗及入城密遣鄒纂奉明鏡獻成於梁

帝帝斷金以報之後侍晏帝曰卿明鏡尙存昔金何在珍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七

二

國曰黃金謹在臣不敢失墜

又曰到溉子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

焉

隋書曰文帝委任高熲後衛右將軍龐晃及將軍盧實等

前後短熲於上上恕之皆被蹀出因爲熲曰獨孤公猶鏡

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唐書曰太宗謂羣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

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寶此三鏡以

防已過今魏徵粗失一鏡矣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勝物

而無傷

符子曰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蚌鏡以曜明故鑿人蚌以含珠故內照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已而志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呂氏春秋曰人之阿甚矣而無所鏡其滅亡無日矣孰當可鏡其唯士人乎鏡明已也大矣
淮南子曰明鏡之始矇然未見形容也及拭之以玄錫磨之以白氈則髮眉微毛可得而察
又曰鏡便於照形承食不如竹筯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倡故萬物無傷其德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一十七

三

乃失之也

又曰高懸大鏡坐見四隣

又曰人莫鑿於沫雨而鑿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鏡而窺形於明鏡者以其易也
抱樸子內篇曰或問知將來吉凶爲有道乎荅曰用鏡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日則神仙千里事也明鏡用一或二謂之日月或用四謂之四規鏡

又曰萬物之老者其精皆能假託人形以炫人惟鏡中不能逃其真形是以八山道士以明鏡徑九寸懸於背有老魅未敢近或後來者視鏡中疑是仙人及山中神者鏡中故如人形

蜀王本紀曰武都大夫化爲女子蜀王娶以爲夫人無幾物故於武都以石化鏡一枚表其墓

魏名臣高堂降奏曰陽符一名陽燧取水於日陰符一名陰燧取水於月並入銅作鏡名曰水火之鏡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着衣大鏡尺八寸銀花小鏡尺二寸漆匣盛蓋銀金簿鏡三枚銀龍頭受福蓮華鈎鏤

四副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物有尺二寸金錯鏡一枚皇太子雜純銀錯七寸鐵鏡四枚貴人至公主九寸鐵鏡四十枚鄴中記曰石虎三人臺及內官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七

四

世紀曰晉武帝將軍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相講習車武子苦問謝表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表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益部耆舊傳曰杜真孟宗周覽求師經歷齊魯資用將乏磨鏡自給

南蠻獠人俗曰諸婚姻以奴婢一人爲聘無奴婢以銅鏡當人婢

吳興郡記曰臨安縣東石鏡山山東有石鏡一徑二尺四寸甚清亮

山謙之尋陽記曰盧山東面有一石若鏡懸崖明淨照見

人形

海內士品曰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公死往會葬家貧無
以自致賫磨鏡具自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而退
荀悅申鑒曰君三子鑒七乎前鑿乎下鑿乎鏡前惟人訓
人惟明商德之衰不鑒于湯禹也周秦之弊不鑒于羣下
也假并垢顏不鑒于明鏡也

古今注曰平帝始元三年延陵西園神寢內御戶座前大
鏡皆清液如汗水出狀

西京雜記曰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方鏡九寸表裏
明徹人直來照之影則側見以手掩心而來卽腸胃五臟
歷然無礙人有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卽知病之所在女
子有邪心則膽張目動秦始皇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司
殺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七

五

又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繩
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皆
爲天神所福宣帝從危獲濟及紹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
辰帝崩鏡不知所在

拾遺錄曰周穆王時渠國貢火濟鏡廣三尺六寸闇中視
物如畫人向鏡語鏡中則響應之也

又曰周穆王時有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
之月鏡

又曰方丈山池泥百煉成金鏡色青可照魑魅

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光年中祇獻此鏡

照見魑魅百鬼不能隱形

列仙傳曰負局先生負石磨鏡局狗吳中街磨鏡得一錢因磨之

神仙傳曰河東孫博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

劉根別傳曰思形狀可以長生以九寸明鏡照面熱視之令自識己身形長令不忘久則身神不散疾惡不入

搜神記曰孫策旣殺于吉每獨自髣髴見其在右引明鏡自照見在鏡中因培大叫瘡皆裂須臾而死

又吳歷曰策爲許貢客所傷引鏡自照曰面如此尚可建功立事乎因擢几大叫瘡裂而卒

續搜神記曰文獻會令郭璞筮已一年中吉凶璞曰常有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七

六

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天髡盛水置床張二角各曰鏡好以厭之某時撒髡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嬰中髡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後合筮鏡髡之意璞云髡違期故致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以鏡立出

又曰林慮山下有一亭人過宿者或病或死常有十許男女各雜衣或白或黑輒來爲害有邳伯夷者過宿於此獨坐誦經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因共滿博於是伯夷夷密以鏡照之乃是一羣犬因執燭而起佯誤以燭燒其衣毛乃燹伯夷懷刀殺一人中之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神異經曰昔有夫妻將別破鏡各執半以爲信其妻與人

通其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鑿鏡爲鵲安背上自此始也

幽明錄曰宮亭湖邊傍山門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以鑑人謂之石鏡後有行人過以火燎一枚至不復明其人眼乃失明

地鏡圖曰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

雲角要占曰厭盜賊法三月以小形銅鏡七枚埋申地坪七百斤土覆之坎深二尺五寸廣二尺五寸築合堅固

孟達與劉封書曰天地生如鏡

隋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七

七

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怪也

秦嘉與婦徐淑書曰頃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藻世所

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明鏡可以鑒形淑答書曰今君

征未旋鏡將何施行明鏡鑒形當待君至

傅咸鏡賦曰從陰位於清商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製

度命歐冶而是營晞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曜靈

鏡臺

世說曰溫嶠爲劉越石長史北討劉聰得王鏡臺嶠從姑

劉氏有女美嬌有意自媒數日乃送玉鏡臺姑喜旣婚交

禮女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也

三國典略曰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

六戶每戶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鎖纜下一闌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啟婦人各出戶前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叅帶鏡臺一

純銀七貴人公主鏡臺四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瑋瑁鈿鏤鏡臺一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韋朗為廣州刺史竹銅鏡臺一具御

史中丞劉禎請以事追免朗官

謝眺詩曰玲瓏類丹檻孤高似玄闕對鳳臨清水乘龍掛

明月照粉拂紅粧插花理雲髮玉顏徒自見畧見君情歌

古詩曰珊瑚掛鏡爛生光

奩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七

八

後漢書曰陰太后崩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謁原陵帝從

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男脂澤裝具

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拾遺記曰陰貴人食瓜美帝使求之時燉煌獻異瓜云是

空峒靈瓜又常山獻巨桃及后崩侍者見銅奩中有瓜桃

之核視之涕零也

列仙傳曰朱崖令死當還法內珠於闕者死其不母棄其

繫管珠其男年九歲好之置鏡奩中皆不知也至海關史

收得十枚乃母子爭死吏遂棄而遣之

語林曰范汪致能噉梅人至一斛奩噉須臾盡也

蔡邕表曰賜鏡奩等前後重疊父母於子無以加此

魏武上雜物疏曰純銀藻豆奩純銀括樓奩

孫仲寄妹臨亡書曰鏡與粉盆與郎香奩與若欲令其行身如明鏡純如粉譽香

盒

宋元嘉起居注曰廣州刺史韋朗被彈有金鏤盒二枚銀鏤盒二枚

劉向別傳曰向有盒賦

酈台之志怪曰吳中有王大夫行至曲阿回塘土有一女子便留住宿解臂上金盒繫其肘下台暮更來遂不至更便尋求都無女人過狹欄邊見豬膊有盒

多羅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七

九

纂文曰多羅粉器

扶南傳曰扶南國王以純金多羅遺毘鄰王

嚴器

魏武內嚴器誠令曰孤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葦筒以黃葦絲中遇亂世無葦筒乃更作方竹嚴具以皂葦衣之歲布裏之此孤平常之用者也內中婦曾置嚴具于時爲之推壞今方竹嚴具緣漆甚華好

魏武上雜物疏曰油漆畫嚴器一純金叅帶畫方嚴器一

齊書曰定都王鑑鎮姑熟於時人發桓温女塚得金巾箱

織金篋爲嚴器條以啟聞鬱林敕以賜之鑑曰今取往物

後取今物如此循環爾豈可不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約

復織毫

不犯

北史后妃傳曰舊儀司飾三人掌珥花嚴器

脩復山陵故事曰梓宮用嚴器五具馬齒嚴器五具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以笥為嚴器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嚴器中物幾具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嚴器方六七寸高四

寸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七

十



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七終

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七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八

服用部二十

筓

釵

鐻釵類

瑇瑁

釧跳脫附

指環

筓

釋名曰筓係也所以拘冠使不墜

三禮圖曰筓簪也士以骨大夫以象詩曰君子偕老副筓

六珈副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珈笄備之最盛者

白虎通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

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國語曰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子內于卽之嬀妻訪於左史倚相曰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八

一

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倚相止之

又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客瘦辭於

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

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

日矣擊之以杖折其委笄

春秋後語曰趙襄子之姊為代王夫人襄子併代殺王平

其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磨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地為

磨笄山

齊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

釵

釋名曰釵之形因名之也爵釵頭施爵

曹植美女篇曰頭釵金爵釵

續漢書曰靈帝時江夏黃氏母容而化爲龍入于深淵其
後人時見出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

又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璫瑁釵

江漢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玳瑁三點釵羣臣以爲非
禮成欲不與孫權敕付使者

晉記云王遠妻衛氏木安中爲鮮卑所掠踞由章武堂留
書并釵釧訪其家

晉令曰六品下得服金釵以蔽髻

又曰女奴不得服銀釵

晉山陵故事曰后服有璫瑁釵三十隻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八

一一

沈約宋書曰秦王三年以皇后已下六宮金釵千枚班賜
北征將士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荆釵布裙

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
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
明旦視之匣唯見白鷺直升天去故宮人作玉釵因改名

玉燕釵言其吉祥

拾遺錄曰漢獻帝爲李傕所敗帝傷指伏后以繡紱拭血
刮玉釵以拂於創應手創愈

又曰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獻火珠龍鷲釵帝曰珠翠

尙不能勝况龍鷲之重乎

又曰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烏烏常吐金屑如粟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又曰石季倫愛婢翔風刻玉爲倒龍之佩瑩金爲鳳冠之釵言刻玉如倒龍之勢鑄金象鳳凰之狀結袖繞櫺舞於晝夜使聲聲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

華陽國志曰涪陽大龜其甲可卜其緣可作釵世號吳釵裴淵廣記曰豪富女子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銅鼓故號爲銅鼓

崔豹古今注曰蟠龍釵梁冀婦所制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八

三

異苑曰吳有徐君廟東陽長山縣吏李瑄義熙中遭事在都婦過廟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婦前剖腹得所願釵事尋解

幽明錄曰尋陽叅軍夢一婦人前跪自稱先塋近水滄沒誠能見救雖不能富貴可令君薄免禍君見渚邊上有魚釵卽我也叅軍明旦覓果見一毀棺其上有釵移置高燥處却十餘日叅軍行至東橋牛奔直趣水垂墮忽轉止得無恙也

錄異傳曰吳人費季客賈去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楣上忘向婦說妻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妻取得發哀一年季却還

神仙占曰頭上著釵夜臥墮靴履中著婦人與外夫殺之
可馬相如美人賦曰玉釵掛臣冠羅袖拂臣衣
黃香九宮賦曰剝駭鷄以爲釵

古歌辭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絳履五文章

陳司馬美玉篇曰頭帶金雀釵腰佩翠琅玕

崔瑗三子釵銘曰元正上日百福禮靈髻如雲乃象衆屋
三珠橫釵損娛諧靈

魏陳思王美女篇曰頭戴合歡釵

梁陽濟世井上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華露井邊摘
華還自比挿映還自憐窺上終不已笑笑自成妍寶釵於
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尙如先此人今不在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八

此物今空傳

秦嘉與婦淑書曰今致寶釵一雙價值千金可以耀首淑
答曰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

靈怪曰吳興妖童贈謝府君詩曰玉釵空中墜金鈿色已
歇獨泣謝春風良夜辜明月

鑷 釵類

齊書曰文安皇后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火製新麗
衣裳及首飾而后牀惟陳故古舊釵鑷數枚

又曰周盤龍爲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盤龍爲軍
主假節助豫州刺史桓崇祖拒魏大陂之上聞之喜下詔
賜美金釵鑷二十枚與共愛安社氏

王仲宣七釋曰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鐻之成蕤

孔孺七別曰長袖隨腕而遺顧紫鐻承鬢而聘輝

璫珥

說文曰珥珥也珥以玉充耳也

釋名曰珥珥也懸璫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此本出於蠻夷蠻夷婦女輕浮好酒此以璫鎮之也今中國倣之也

風俗通曰耳珠曰璫

周書曰武王馳紂商師大崩帝辛登康臺取天知玉珥及鹿玉衣身以自焚鹿玉則銷天知珥在火中不銷

詩曰玉之珥也象之珥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八

五

又曰有珥君子充耳琇瑩

傳曰夏齊侯將納公

齊昭公也

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買以槃

鋪貳兩縛之如珥珥充耳也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

戴

史記曰淳于髡謂齊威王曰前有垂耳後有遺簪此可

又曰武帝謹責鈎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

魏書曰卞太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

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後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

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詐故取其中者耳

吳錄曰袁博出遊其女瑩得壞墟齊璫珥百枚於是封上

之詔以賜博也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瓊瑤

又諸葛恪別傳曰范慎不笄馬耳瑤恪荅曰母之於女天下至親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戰國策曰齊王夫人有七美珥

韓子曰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

所覽者
凡十人

薛公欲知所

人為十玉珥而美其一獻於王以付十孺子明日視美珥

所在乃立之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合浦圓珠珥

夢書曰珠珥為人子之所貴夢得珠珥得子也

魏陳思王洛神賦曰珥江南之明璫

劉禛魯都賦曰含丹吮素巧笑妍祥揮曜日之笄珥明月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八

六

之璫

繁欽宣情詩曰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

王粲七釋曰執照夜之明璫煥煜燿以垂珥

傅玄七謀曰佩崑山之美玉珥南海之明璫

釧

通文俗曰環臂謂之釧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釧二雙

祖舍之志怪曰建安中河閒太守劉照夫人卒於府後太

守至夢見一好婦人就於室家持一雙金釧後與太守不

能名婦人乃日此釧

府志

鑽釧鑽者其狀如紐珠大如指

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喪言有釧鑽開棺見

夫人臂果無錘鎖焉

甄異記曰樂安章沉病死將殯而蘇云被錄到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見一女同時被錄乃脫金釧二雙託沉以與主者亦得還遂共讎接女云家在吳姓徐名秋英沉後尋問遂得女父母因以女妻沉

高文惠與婦書曰令致金鑽一隻
交州記曰波斯王以金釧聘斯調王女也

唐書曰交河王麴崇裕兄昭少好學嘗有鬻異事書於市者其母將爲買之搜索家財不足其價唯篋中有金釧數枚旣而歎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乎促令貨易此書昭後歷曰司膳卿頗以詩詠流譽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八

七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契濶繞臂金跳脫

指環

春秋繁露曰紂刑鬼候之女取其指環
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妃羣妾禮御於君所
女史書曰授其環以進退之有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進者著以左手陽也當以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旣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

漢書儀曰宮人御幸賜銀環

後漢書曰孫程等十九人立順帝有功各賜金指釧環

晉書曰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玉環乳母曰汝先無

此物祜乃於隣人李氏東墻桑樹中探得之李氏見

余亡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前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李氏之子卽羊祜前身也

又曰傅暢年五歲父友見而獻解暢衣取其金環與左右暢不惜以此賞之後選入侍講東宮

宋書曰南夷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

梁書曰武丁貴嬪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彩如丁龍有女子臂跳脫則貴嬪也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

十四

後魏書曰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位宗正卿後奔梁武帝尤器之後復歸魏初辭梁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樹帝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八

八

拾遺錄曰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環榴之名將爲妖乎權乃翻其名爲榴環臺也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彊照見指上骨惡之賜以侍兒

盆部耆舊傳曰劉寵喪母時亂墳墓發傷寵乃矯母合爲家貧無財唯有手上金環賣造墓供送免發掘

西戎傳曰大宛國人深目多鬢娶人以金同心指環爲聘外國雜俗曰諸問婦許婚用同心金指環保同志不改林道記曰林邑王獻金指環於吳主

切俗傳曰始結婚姻相然許便下金同心指環

扶南傳曰扶南有訟者煮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無罪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卽焦

茅君傳曰勾曲山上有神芝五種求之法當以三月登山費金環二隻啟以奉誓如此者三以爲盟也必得芝草投埋於石間忘願念

集靈記曰王謁琅琊人也仕梁爲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於衣食歲暮謁見形謂婦曰卿困乏衣食妻因與之酒別而去謁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後月小文探得金指環一雙

甄異傳曰沛郡秦拊義熙中至曲阿村日暮大路遠見火光投之屋有少女因寄宿曉臨別女以指環與拊之去廻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八

九

顧乃是冢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八終

江都吳澤普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九

服用部二十一

粉粉 黛 脂澤

燕支的 花勝

釋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歟也疑取真切粉者赤也梁粉使

赤以著頰也

墨子曰禹造粉

博物志曰紂燒鉛錫作

漢書曰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去疾昭后妬之令畫工

畫望卿祖祢傳疑有姦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九

又曰惠帝侍中傅脂粉

續漢書曰順帝時所除官多不次季固奏免百餘人等既

怨共作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

搔頭弄姿盤旋偃仰曾無慘怛之意

魏書曰何宴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魏畧曰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時大水植取水浴以粉自傅

科頭胡舞擊劔誦小說顧謂淳曰邯鄲生何如也

韓子曰若王嬙西施之美麗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

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明法度必賞罰則國之脂澤

粉黛

淮南子曰漆不厭黑粉不厭白

抱朴子曰或問涉海之法蒼曰先於用次破雞子一枚以少粉雜香末合投水中則不畏風波

又曰民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

神仙傳曰真人南極子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之雞子黃中皆有少粉也

華陽國志曰巴郡江西縣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皜耀鮮芳嘗貢京師名爲粉水

扶南傳曰頓遜國有磨夷花末之爲粉大香

夢書曰婦人夢粉飾爲懷妊

神農本草曰粉飾一名鮮錫

語林曰石崇則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九

二

漢官儀曰省中以胡粉塗壁

鄴中記云石虎以胡粉和椒塗壁曰椒房

宋玉登徒子賦曰著粉太白施朱太赤

蔡邕女誠曰脂粉則思其心之鮮

曹植樂府曰御中粉於君傍中有藿納都梁

傅長虞感涼賦曰珠汗隕於玉躬粉附身而沾凝

點黛

說文作臉畫眉也

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代其處也

通俗文云染青石謂之點黛

後漢書曰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傅之如粟

宋起居注曰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頭黛百斤

楚詞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容

脂澤

釋名曰澤人髮恒枯瘁以此濡澤之脣脂以丹作象脣赤

也

廣志曰面脂魏興已來始有之

漢書曰翁伯販脂而傾縣邑

又曰孔奮爲姑臧長清儉人或譏之以比身處脂膏不能

自潤

北史后妃傳曰晉舊儀典櫛三人掌宮中櫛膏沐

世說曰江淮以北謂面脂爲面澤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九

三

蔡邕女誡曰傅脂則思其心之和澤髮則思其心之潤

馮衍集曰衍與婦弟仲武達書曰惟一妲武所見頭無釵

面無脂澤

燕支

博物志曰作燕支法取藍藤

遵委切

擣以水洗去黃汁作十餅

如手掌著溫草臥一宿便陰乾欲用燕支以水浸之三四

日以水洗赤黃汁盡得赤汁而止也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焉支山宜畜養匈奴失此二山乃歌

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

無顏色

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葉似刺花似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

名爲燕支中國人謂紅藍以染粉爲婦人面色謂爲燕支粉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之不他方人採取其花梁緋黃接其上英者作燕支婦人用爲面色可愛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可愛如燕支

的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有羣妾者以次進也御有月事者止不衒重不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

王粲神女賦曰施華的結羽斂

傳立鏡賦曰珥明璫之迢迢點雙的以發姿

花勝

太平御覽

卷七百十九

四

釋名曰花勝草花也言人形容止等著之則勝

續漢書輿服志曰皇后入廟爲花勝上爲鳳凰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金綺鐳橫簪之

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戴勝

符璫圖曰金勝仁寶也不斷自成光若明月

晉中興書曰一名金稱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有金勝晉孝武時湯穀氏得金一枝長五寸形如織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

方術部一

養生

易曰天地大德曰生

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聽國政

晝以訪問

問可夕以

修念

念所施

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

宣散也

勿使有所壅

閉湫

子小底音止

以露其體

秋集也底滯也露瀛也宜之則三氣集滯而體羸露

茲

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

老子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室

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騰理之間猶

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聖人能理其身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

一

亦猶人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

全其身政弊即國亡氣衰即身謝是以志人上士當施醫

于未病之先不追修施于既敗之後故知國難保而易喪

氣難清而易濁審機權可以安社稷制嗜慾可以保性命

若能捍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曰

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

妄六曰除嫉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

有益也雖心希妙理口念玄經咀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

補其促矣誠知所以保和全真少須少思少念少笑少言

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惡少好少事少機夫多思則神散

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

膀胱納容風多怒則騰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
則頭面焦枯多惡則氣潰溢多好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
脈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述茲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
之性猛於豺狼無久行無久坐無久立無久臥無久視無
久聽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體欲常勞食欲
常少勞勿令過少勿令虛冬則朝勿虛夏則夜勿飽早起
不在雞鳴前晚起不過日出後心內澄則人真守其位氣
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
於人當減筭殺害於物必傷年修一善則魂神歡構一惡
則魄神喜魂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恬澹自守則神形
安靜災病不生仙錄必書其名死籍必消其咎養生之理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 二

誠焉

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周威公曰何謂
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谷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
有嬰兒之色不幸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
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
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者皆不鞭其後者
失守一方之通之適者鞭事至於過
理者不及於會其後者去其不及耳

又曰形必先無物物有餘而行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
無離形形離而死亡者有之矣其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也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養形神清

果不足以存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

韓子曰神不注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呂氏春秋曰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歷多陽則

痿

歎逆也寒病也
痿蹶不能行

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

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燁熱燁熱則理塞

脈潤則結

理塞

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鞞中大鞞則氣下達以此求長生其可得乎昔先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一

三

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借濕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醴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此五者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于性也

又曰天生陰陽濕燥寒暑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之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去乎害何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克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霧六者動精則生害矣

諸言大謂
皆過制

故凡養生莫

若知本無由至矣

又曰湯問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曰欲取天下天下可取身將先取

身先爲天
下所取也

凡事之本必治身蓄其大寶

大寶

也身用其新棄其陳湊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反其天

年此之謂真人昔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景者不於景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而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

淮南子曰君子行正氣不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一

四

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凡治身養性節廢處適飲食和怒喜便動靜而邪氣自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興座疽之廢而豫之哉

又曰今萬物之來推拔吾性揅取吾精勢若泉源雖廩庸可得乎今夫樹木灌以潦水嗜以肥壤十人養之一人拔之則必無餘蘖况以一國同伐雖欲久生豈可得哉今盆水在廷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之類也

又曰夫水之性清而沙土濁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夫人之所受於性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苦臭也饑膚之於寒煖也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

何也其所以爲制者異也是故神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矣智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鑒於涿泗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其亦易也夫惟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性情由此觀之用者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焉

又曰聖人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准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悲憂者德之失好憎者心之過嗜慾者性之累夫大怒破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悉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性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愛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于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

五

抱朴子內篇曰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浮不絕險緬邈崔巍崎嶇和氣煙煇神仙並遊玉井泓窈灌漑延休一日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立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實如珠金玉嵯峨醴水出隅還年之上甘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同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靈飄飄玉液霏霏金紫之房在乎其隈愚人競往至皆歸有道之士登之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賢士之所秘于思所之

又曰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貴要博見而擇善編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事之徒各杖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

則曰惟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足以延壽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芳者則曰唯奇藥可以無病矣學道之不能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

又曰子祖鴻臚少時嘗爲臨瀛令云此縣有民家世壽考或出百歲八九十歲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後亦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爲何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况乃鍊丹沙而服之乎

又曰人亦有不病者各有所制捫生食食不欲飽眠不欲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

六

安星下不臥里語曰人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牛以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也夫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糧終與塵埃合體令人怛然心熱求生之德何可不營

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却老之術君惠龜曰鶴稱千歲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蟲鳥耶白虎通曰男子六十閉房戶所以輔衰故重性性也

會稽典錄曰王充年漸七十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閉明塞聰愛精自輔服藥道引庶幾獲道

劉根別傳曰取七歲男齒女髮與已頸垢合燒服之一歲則不知老常爲之使老有少容也

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虛精散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嚙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曰深玄德曰全不祈喜而自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所歸也

又曰夫爲稼於陽世偏有一槩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之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一過害之生故修性以保形神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

七

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捷於情憂喜不昏於心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輔養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種田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于樹養不同則功收想縣請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瞋合歡獨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董辛害目豚魚不養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入害之使闇而無使明熏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故哉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

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嗜聲色難耽目惑立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腑臟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純粹夫以叢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神仙傳曰彭祖云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安閑性樂不欣思慾之感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養視聽之權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智人恐不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通不還故絕其源故經有上士別牀中士異板服藥百過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

八

不如獨臥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令口爽若能節其宐適抑揚其通塞者不減年筭而得其益凡此之類譬猶水火可否失適反爲害耳人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肉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風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乎凡遠思強健傷人憂過悲哀傷人喜樂過量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煖失節傷人陰陽不交傷人人所傷者甚衆而獨責房室不亦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道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殘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精

氣和合者有四時故能生育萬物不知窮極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則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能入治身之本要也其餘歷臧導引之術及念體中方神有含影中形之事不干心志也人能愛精養體服氣鍊神也則萬神日守其不然者營衛枯疲萬神自逝非思念所留者也

魏志曰吳普常問道於華佗佗謂普曰體欲得勞動但不常使極耳如搖動則穀氣易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猶譬如樞不蠹流水不腐其常動故也是以仙者及漢時有十君舊爲導引之事熊經鳥顧引挽腰體動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術名五禽之戲汝可行之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行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

九

起作一禽之戲普施行之遂年九十餘

博物志曰魏武帝問封君達養生之術君達曰體欲嘗勞食欲嘗少勞無過虛省肥濃節鹹酸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瀉秋冬閉藏吾常行之有效

高湛養生論曰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生之道嘗謂人曰食不欲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文爲人作疾尋常飲食每合得所多食令人彭亨短氣或改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腫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相妨當時不必卽病入秋節變陽消陰寒氣總至多至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太過飲食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便謂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

哉

養生要論曰起東向坐以兩手相摩令熱以手摩額上至
項上滿二九止名曰存泥丸又清旦初起以兩手兩耳極
上下之二七止令人不聾次縮鼻間氣右手從頭上引左
耳二七止次引兩髮鬢舉之令人血氣流通頭不白又摩
手令熱以摩身體從上至下名乾浴令人勝風寒時氣寒
熱頭痛百病皆除

莊子曰吹漁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養生要狀氣經曰道者氣也寶氣道長存神者精也寶精
則神長明生精者血脈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滑柘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一

十

骨枯則死矣是以為道者務寶其精從夜半至日中為生
氣時正僵仆瞑目握固握固者如嬰
兒之握手閉氣不息於中心數

氣出之日增息如此身神具五藏安能閉氣數至云二百
至三百乃口吐五十華蓋明蓋華
眉也耳目從舉無病邪不名

曰寶氣一名曰行一名長息其法正僵仆徐漱澧泉澧泉
聖也
而咽之因行氣口但吐氣鼻但內難徐縮引之莫大極滿

者難患十五息已一息自可吐也一息數之至九十息類
神訖復為之滿四九三百六十息為一竟咽之乃鼻內氣

也不爾或合欬凡內氣上外氣則氣不流自覺周身
抱朴子曰城陽却儉大時行獵墮空塚中飢餓見塚中先
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

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後人有穴
窺塚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拘置土室中
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又曰爾乃咀吸寶華穀神大清外珍五耀內守九精
修養雜訣曰老子云女化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繆若存用
之不勤言口鼻也天地之門以吐納陰陽生死之氣每至
日而向午展兩手於膝之上徐按捺百節口吐濁氣鼻引
清氣所以吐故納新是爲覺氣良久徐徐吐之仍以左右
手上下前後拓取如山納雲如地受澤若氣通則意咽咽
轉動若得十通卽竟身體潤澤而光色渙耳目聰明飲食
有味氣力倍加諸疾去矣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一

守九精法言曰生氣侍牀鋪厚軟枕與身平仰臥展脚去
身四五寸握兩手亦去身四五寸微微鼻引天陽清氣入
意送此氣遍身體卽閉至氣極後細從口吐之勿令耳聞
吐氣之聲也

著生論曰凡人著生者先調元氣身有四氣人多不明四
氣之中各主生死一日乾元之氣化爲精精反爲氣精者
運於神精益則神明精固則神暢神暢則生健若精散則
神疲精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二曰神元之氣化爲血氣血
氣者通於內血壯則體豐血固則顏盛顏盛則生合若血
衰則髮變血敗則腦空腦空則死三曰庶氣庶氣者元二
交氣口化爲津津復爲氣氣連於生生託氣於陰陽動息

滋潤形骸氣通卽生氣塞則死四曰象氣象氣者穀氣也穀濟於生終誤於命食穀味雖生蘊穀氣還死精能附血氣能附生常使循環卽身永固乾元之陽陽屈陰位臍下氣海是也元神之陰陰居陽位腦中血海是也生者屬陽貫五臟之喘息是也死者屬陰細五味穢惡之氣是也氣海之氣以壯精神以填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血脉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支穢惡之氣以亂身神以腐五臟修養雜訣氣銘曰一氣未分三才同源清濁既異元氣各存天法象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於天用昧者天善用者延性和志寂守一神閑靈芝在身不在于山返一守和理合玄立精極乃明神極乃靈氣極乃精氣乃

宜因氣而衰因氣而榮因氣而死因氣而生喜怒亂氣性情交爭擁搆成患神形豈寧鍊陽銷陰其氣自行以正遠邪其患自平乾坤澄淨子後午前閉目平空握固冥然納息虛中吐息天關入息微微出息綿綿以意引氣臟腑迴旋前後呵之榮衛通宣但有不和遣之踵前五旋六旋無疾不獨凡欲胎息導引爲先經脈不擁關節不煩或如射鵰側身彎環或舉腰膝如蟾半圓交匝腦後左呵右呵勁展兩足氣出指端擺掣四肢捉搦三關熱摩尺澤氣海亦然叩齒集神合眸固關真心亡形任意往還覺氣調勻擁塞喉間擁氣則咽三五相連轉舌漱入咽下丹田以意送之色聲泔然一咽三咽再咽如前三十六咽胎息成焉大

道無爲爲於無爲不爲無爲莫若無爲不思爲思莫若無
思萬法自然不假施爲不寒不暖不渴不饑恬澹無爲以
道自怡妙中之妙微共之微懷道君子銘之佩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

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終

